



李宗玉

53. 4. 21. 生

重慶市人

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

所戲劇組畢業

經歷／

公共電視編劇

傳播公司、唱片公司文

案

現職／

服役中

作品／

單元劇「給我一個家」

舞台劇「長夏」(文建會79年舞台劇

劇本徵選佳作)

迷霧

舞台劇劇本組第一名 李宗玉

劇情簡介

呂藩仁原是平凡正常的都會上班族，有一女友華麗兩人同居。在一連串奇異的幻覺之後，藩仁開始變得不快樂，對他的愛情，人際關係感到懷疑與不安。

在莫名的引導下，藩仁和華麗來到「花村」，尋找童年好友劉本新，本新此時卻是一個長不大的靈童。他們在花村，撥開茫茫的迷霧，希望發現一點人生的真相，最重要的是，找到自己最真實的那一面，不再是在都市裏盲目的生活。

本劇共分三幕，第一幕六場，第二幕六場，第三幕一場

人物簡介

呂藩仁 男，約卅歲，廣告公司企劃主管，理智而冷靜。

華麗 女，約廿七，蕭仁女友，標準都會女強人。
靈童 男，由身材類似兒童的演員扮演，有靈氣。

同事 (男女若干，可重覆扮演。)

靈童助手 男女皆可，年齡不拘。

婦人 約四十歲，充滿愁苦的怨婦。

商人 約五十歲，男，禿頭，肥胖但有精神。

老者 約七十歲，男，固執，拄著拐杖，清瘦。

第一幕

第一場

△舞台上除了一組充滿現代感的雙人床具此外無他。貼著地板瀰漫著一重重煙霧。床上，蕭仁與華麗正相擁而眠。床下，地板上蹣縮著十多個身影，各自穿著不同的衣服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當中的一個身影，穿著和蕭仁一樣的睡衣，是蕭仁的化身。

海浪拍岸的潮水聲裏，伴著心跳般的鼓聲，地上的蹣縮身影逐漸舒展，打開，由匍伏而跪坐，隨著逐漸出現的一種都市節奏，做著重覆而規律的動作，在舞台上活動。

都市的節奏變得扭曲，快速，所有的人從地上拾起一截專屬自己的繩子，繩子的質料、顏色都各不相同，每個人用自己的方式捆綁自己，使繩子纏繞在全身之後，各自選擇一種姿勢開始微笑、大笑。當繩子逐漸脫開，又露出愁容、哭的表情，每個人的繩子始終不離開他們的身體。當每個人都專注於和繩子奮鬥時，也開始有人三三兩兩的用彼此的繩子牽絆纏繞在一起。

音樂聲漸漸急促起來，蕭仁起先跟著大家行動，但是場子裏突然出現一個十歲左右的小男孩，他滑著溜滑板進來，向蕭仁招手，於是蕭仁奮力掙開繩索，要向小男孩奔去。但繩索一掙開，周圍的人群馬上幫他套上，並且用他們的繩子來絆住蕭仁，蕭仁想盡辦法，用力想掙開卻無法，最後在人群的壓制中狂喊出一聲。

△牀上的蕭仁從噩夢中驚醒坐起。
蕭仁：不要——。

△華麗被蕭仁吵醒。舞台上所有人皆隱去，剩蕭仁華麗。

華麗：怎麼了？蕭仁？

蕭仁：沒什麼，做了個噩夢。

華麗：什麼夢？

蕭仁：很多人，很多繩子。

華麗：大概是你工作壓力太大了。Tom's and John's的case簽了嗎？

蕭仁：跟那個無關。……我還夢見一個國小同學。

華麗：哦！……怎麼不講了？

蕭仁：他是我童年最親近的朋友，後來卻發瘋，失蹤了。

華麗：I am sorry, It's too bad.

蕭仁：不要再用英文好嗎？離開公司我不想再聽到英文。

華麗：對不起。睡吧！明天我還有個重要的採訪，不能遲到。

△華麗翻身睡去。蕭仁卻無法成眠。輾轉反側之後，從床頭櫃拿出一本卡繆的「異鄉人」。

△雙人床組的後面出現另一個蕭仁，也拿著一本「異鄉人」，讀著第一個篇章。

「蕭仁」：媽今天去世了。我沒法確定是那一天…………你知道，這不是我的錯。」

△他唸完第一段，床上的蕭仁將書翻過幾頁後，把書放回。燈光漸暗，仍看出蕭仁嘗試要與華麗親熱。

△「蕭仁」也放下書，開始環繞著床踱方步，踱到床頭，看著蕭仁與華麗。

△蕭仁的手在被子裏摸索，一下子被華麗將手擲出被外。

華麗：幹什麼啦！

蕭仁：你說呢？

△蕭仁輕撫著華麗的頭髮，開始俯頭下去吻她，「蕭仁」過來撫摸著蕭仁與華麗，臉上沒有表情。

華麗：不要啦！

蕭仁：不要什麼？嗯？

華麗：真的不要。我覺得有人在監視我們。

蕭仁：不要胡說。

華麗：不要這樣，我不是你的安眠藥。

△華麗斷然坐起。蕭仁愕然。「蕭仁」負手而立，有點敵意。

蕭仁：你這是對事實的判斷，還是對我情緒的指責？

華麗：天啊！不要逼我在這種時候動用邏輯思考好嗎？

蕭仁：如果你沒有意願，我不會勉強你。

華麗：我不是這個意思，可是你真的想嗎？

蕭仁：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？

華麗：是啊，就是太清楚了。

蕭仁：有什麼話你直接說吧！

華麗：Well，已經很久了。我發現你跟我在一起的時候，一付不專心的樣子，一點熱情都沒有。

△「蕭仁」漸漸移向華麗，觸摸她的肩，她的髮，慢慢從後面抱住她，像孩子似的把頭靠在她肩上。

華麗：我可以感覺你的手，你的肩膀，你的體溫，可是真正的你不在我身上。你的心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。

△蕭仁採取一種和原先「蕭仁」一樣的姿勢敵視華麗，神情冷漠。

華麗：很多次我們親熱，even when my body's burning，我總會突然發現你的眼神是那麼冷靜理智。就好像，就好像你所做的一切，只不過是一個生物學家在做臨床實驗一樣。而我變成你觀察的對象。噢，If only you can read my heart，我真的很難過。

△「蕭仁」繼續撫摩著華麗的臉頰。

華麗：對不起，今天不是談話的好時機，但是我真的很想把它講出來。

蕭仁：其實你以為我自己不知道嗎？我也不想這樣。

華麗：你最近到底是怎麼了？老是心神不定的樣子。今天回來的時候，車子開到路口，一下要右轉一下又要直行，差點被後面的車撞上。以前你不會這樣的。

△「蕭仁」退到一旁，觀察著蕭仁與華麗。

華麗：有什麼心事嗎？

蕭仁：沒有。

華麗：或許你該向老板請個假，我們出去玩一趟，好好休息一下。

蕭仁：不，不必。我想是我工作不夠用心，做事無法專心的關係。我自己應該改進。

華麗：繃太久也是不好的，It's time to give yourself a break.

蕭仁：你放心。我會沒事的。你明天那個什麼什麼的採訪準備好了？

華麗：嗯。差不多了。

蕭仁：明天都要上班，睡吧！

華麗：你確定你沒事，不要再談一談？

蕭仁：明天再說吧！

△蕭仁與華麗就寢，「蕭仁」隱去。

△當燈光漸暗，「蕭仁」與小男孩一同溜著滑板出來，繞著雙人床。小男孩唱著一首沒有詞的歌。

蕭仁：華麗，你有沒有聽見？

蕭仁：嗯？

蕭仁：沒事。我想我該吃顆安眠藥。

△蕭仁從床上坐起吃藥，小男孩與「蕭仁」繞行。

△燈漸暗。

第二場

△舞台上分隔為兩個區域，分別代表蕭仁和華麗上班的地方。蕭仁的區域先亮燈，蕭仁正穿著整齊的西裝，和同事們開會討論廣告CF的案子。新潮的會議桌上每位同事都服裝整齊，根據每個人的工作特質，重複操作著，有的不停起立無聲發表意見。有的持續動筆在紙上大塗鴨。有的不斷翻閱文件。動作協調有韻律。

蕭仁：這次Tom's and John's的比稿，在策略上我們預備打出的是FUCK，沒錯，FUCK！用強烈的訴求抓住消費者，接著copy再個別針對F—fancicy，U—unbelievable，C—colorful，K—kindom，導入主題，使消費者瞭解一個新的Concept，一個人的洗手間就是他隱私的小王國。要知道，在這個概念底下，傳統的馬桶概念已經完全粉碎，從現在開始稱為「人體營養剩餘排出物處理器」。接下來，我們來看完稿。

△當蕭仁展示各式各樣的彩色馬桶時，「蕭仁」同樣穿著西裝出現，可是「蕭仁」的領結沒打好，西裝扣子沒扣，看起來較隨便。蕭仁無聲地講解圖表，「蕭仁」一邊打量著辦公室。

「蕭仁」：這是辦公室，我在上班，CF production house，開會，這是我，我在賣馬桶，不，「人體營養剩餘排出物處理器」。這是企劃書，這是同事們，Joe的耳環晃呀晃的。我在繼續講解彩色的馬桶，翻過一張，現在是下一張，不知道華麗現在在做什麼？

△蕭仁甩甩頭，想阻止什麼。「蕭仁」靜止。

蕭仁：Stop！對不起，（他清清嗓子），繼續……

△蕭仁區域燈漸暗，華麗區域漸亮。另一種時魔的會議桌，開會的同事每一個都戴著墨鏡，戴著耳機。

△華麗正透過麥克風，唸著一段報導文字，語調異常性感。

華麗：變色龍的顏色會從綠色變成黃色，有如森林中的忍者。為什麼牠能變化身體的顏色呢？這個秘密藏在變色龍的透明表皮下的真皮內。真皮中，具有紅黃等色素的細胞，當陽光直射時，會顯出暗色調，在10°C左右的陰暗處，又呈灰色，但在高溫的暗處則為鮮綠色，此外，變色龍興奮時反而變灰色。可見，變色龍是隨著光、溫度、情緒而變色，而不是為了配合周圍環境。

好了，各位，聽完我剛才的示範，相信大家已經清楚瞭解到聲音傳播的革命已經開始。我們要在廣播界掀起革新的浪潮，將知性與感性的資訊同時帶給聽眾。不管是新聞或是一般節目，emotion，就是我們有別於local廣播的最大不同。

△當華麗朗誦的時候，同事們紛紛做出各種緩慢而陶醉的動作。

△華麗區漸暗，蕭仁區漸亮。

蕭仁：視覺是情報資訊傳遞的重點，百分之80的群眾會相信他們看見的畫面，被其營造的FUCK洗手間文化所打動。

△蕭仁區域同事起立，整齊做著握拳Go! Go!的動作。

△華麗區域亦漸亮。

華麗：聽覺是左右人們潛意識的利器，百分之80的群眾被他們聽見的訊息引導，而做出相應的舉動。而在情緒上，聲音能製造的氛圍效果更大。

△華麗同事亦做出Go! Go!動作。

蕭仁：迅速準確的切入我們的Catch，傳達全新的創意idea是我們一貫的style，相信這次我們也一定能順得到Tom's and John's的case得到勝利。

華麗：就像蜘蛛網一樣，一旦聽眾收聽到我們的頻道，立刻就會被吸引無法自拔。要獲得新市場，就全靠我們emotion策略的應用，這場仗，我們一定會贏的。

△華麗與蕭仁繼續無聲地傳播他們的理念，「蕭仁」重新出現，開始趨近蕭仁。

「蕭仁」：這是講稿，這是新的copy，這是煙灰缸，seven star, camel, marbrow，為什麼女人是如此敏銳的動物，為什麼我連做愛的時候都這麼清醒？

蕭仁：停——停——，抱歉。剛才提到現代都會生活的情調，缺少一種fancy的浪漫色彩，我想這次的產品正好彌補了現代生活的這個空虛，相信這點完全打中消費者的。

△蕭仁繼續發表，「蕭仁」愈發趨近蕭仁，哼著首無詞的歌。蕭仁與華麗兩區同事都整齊繼續著Go! Go!動作。

蕭仁：天啊，不要在上班的時候，（他軟化了，向「蕭仁」）你呢？你相信我說的每一個字嗎？

△「蕭仁」深深搖頭。

△燈漸暗。

第三場

△燈亮時，前一場的兩張新潮會議桌已經重新組成一個CEO的櫃檯與三兩張桌几。蕭仁與華麗和一票朋友有的喝著

飲料，有的在隨著音樂跳舞。D.J.裏爵士樂流動著。

朋友A：哈哈，後來老太婆回家，發現門口一個水電工倒斃在那裏，大吃一驚地問：『唉呀這是誰啊！』那隻鸚鵡就在裏面說：『修理水電的』。

△眾人哄笑。

朋友B：我看這個水電工也是當機大王。既然他一直按門鈴，聽見鸚鵡重覆說：「誰」「誰」，就應該~~不是~~別的程式語言，像「請問主人在家嗎」，如果裏面的回答有問題，他早該警覺了。

女友C：天哪，這是笑話，不是話題，快，把他打暈，不要再讓他講了。

朋友D：疑，最近FBI公司又推出一支CD，你們看過沒？點子蠻新的。

朋友E：我知道，就是那個——（和D.C.齊說）豬和甲蟲在洗澡時跌倒了！

女友G、F：——豬和甲蟲在洗澡時跌倒了！對不對？

朋友D：真的是——蠻前衛的。

朋友B：哼！他這個叫前衛，我兩年前就拍過類似的東西了。你只要把意想不到的東西剪輯在一起就可以了。

女友G：是，大家都知道你是前衛大導演，沒有人比你更敢的了。為了拍片親自下海，全裸演出賣室內清香劑。

△眾人又哄笑。「蕭仁」又溜著滑板出現在蕭仁背後。

朋友B：不行嗎？我的~~不是~~是要強調用了產品之後那種解放舒適的感覺。

女友G：不是不行，只是，我覺得你該減肥了。呵呵呵！

朋友B：怎麼樣？他可以找豬和甲蟲來賣口香糖，我就不能賣芳香劑？

女友G：是呀，豬都能賣口香糖，你當然可以賣芳香劑！

朋友B：你說什麼？

華麗：好了，Fanny，陪我們阿B去那邊跳跳跳舞，不要再讓他和G.D.鬥嘴。快點快點，阿B不要當真了。

△F和B到舞池附近，B仍咕噥著。

華麗：喂，這次影展有沒有精采的片子。

女友C：那部「空集合」你們看了沒？

朋友E：看了看了，可是我覺得它意識型態有問題。

朋友A：什麼問題？我覺得它應該是後現代電影的經典。它的敘事結構全完打破了以往的手法。

華麗：蕭仁，怎麼不說話？

蕭仁：……

華麗：過來聊聊嘛！

蕭仁：我一直在聽你們講，可是不想說話。

華麗：為什麼？

蕭仁：不為什麼，只是想聽你們講話。

朋友D：其實這部電影最厲害的是他的意象，隨便抽一段image，都可以發揮成很好的Cut。

朋友E：難道你們看不出來，這部片子的意識型態根本就宣揚資本主義。

女友G：那算什麼錯？我們不都是從小生活在資本主義裏面？

友女C：我看不大懂這部「空集合」吧！它到底在說什麼呀！好像是兩個故事，可是後來那個女主角怎麼又遇到原先那個失蹤的男的？

朋友A：這你就不懂了，它的敘事結構的巧妙就在這裏，並且你發現沒有？它中間還穿插了好幾段排戲的過程，用意就是告訴你這不是fiction。

女友G：我最欣賞的是它的情節處理看起來毫無因果，可是卻環環相扣。

朋友A：（興奮地找到知音）對！因為這個導演的蒙太奇手法已經融合了寫實與浪漫，使得情節成為一個有機體，首尾相接，成為一個循環的系統。……

△A很興奮地比手劃腳。華麗轉身向蕭仁。

華麗：蕭仁你不是看過這部片子，你同不同意他的看法？

蕭仁：我不知道。

華麗：走吧，過去和他們聊聊。

蕭仁：不要，我真的不想加入。就算過去我也不會開口。

華麗：你今天怎麼這麼孤僻？

△「蕭仁」就在蕭仁背後，推推他。

「蕭仁」：他們真的聊得很愉快嗎？

蕭仁：他們真的聊得很愉快嗎？

華麗：當然，大家都是好朋友呀！

「蕭仁」：後現代，意識型態，image，你覺得你真的瞭解這些詞語的真正涵義嗎？

△蕭仁跟著複誦。

蕭仁：後現代，意識型態，image，你覺得你真的瞭解這些詞語的真正涵義嗎？

華麗：我？我看過報紙大概介紹過。當然談不上研究啦，可是大家都知道那是什麼意思。

「蕭仁」：其實我們都不知道。

蕭仁：其實我們都不知道。

△PUB的音樂突然轉成激烈的狄斯可音樂。

「蕭仁」、蕭仁：我們只是一直重複使用不精確的字句，傳達連自己也不清楚的意念。

華麗：什麼？你說什麼？

「蕭仁」、蕭仁：我很懷疑我們使用語言和構通的能力。

華麗：音樂太大聲了，我聽不清楚。

△華麗看著朋友紛紛跳舞去了，蠢蠢欲動。

「蕭仁」：你自己說吧！

蕭仁：我問你，在我們努力分辨那些名詞，弄清它的意義時，究竟有沒有真正的智慧，或者只是某種精神的愚蠢？

華麗：這音樂太棒了！現在不要討論了好嗎？我們先去跳舞。

△華麗興奮地拉蕭仁，可是蕭仁搖頭，華麗被硬拉入同伴的喧鬧中。

△華麗在人群中嘻笑跳著舞，示意蕭仁加入，蕭仁只是抽著煙。

△歡樂的氣氛中，女友H忽然衝進來。

女友H：不要跳了，不要跳了！

華麗：Honey，你怎麼遲到這麼久？

女友H：聽到沒有？音樂關掉！沈丁香自殺了！

△音樂沈寂。

朋友D：怎麼可能，我昨天還去聽她演聽，講題是「人生的光明面」，哈哈！

女友H：是真的，三個鐘頭以前，她在家用絲襪上吊死了。

△H趴在桌上低泣，華麗奪門而出。

華麗：蕭仁你先回去，這條新聞我不能漏。

朋友E：天呀！她平常寫的書那麼充滿愛的感覺。

女友C：聽說她一直有精神衰弱的毛病，還會通靈吔，會不會跟這個有關？

朋友E：我還是不大相信，無緣無故的怎麼會自殺？

朋友A：說不定被Candy說對了。

女友F：我從高中開始就很喜歡她，想學她到處去流浪，體驗人生呢！

朋友B：其實她的作品還是有她可取的地方，文字很清新。並且充滿生命的關懷，她的小說結構也……

△蕭仁突然大聲地吼叫，並倚靠在「蕭仁」懷中苦笑。

潘仁：被騙了！我們全都被騙了！被騙了，被騙了——。

△低泣的H和其他人都驚愕地望著潘仁。

第四場

△黑暗中，只聽見潘仁與華麗喘息的聲音。

華麗：啊！停止，停止。

△燈亮，雙人床組上的潘仁與華麗。

潘仁：怎麼樣？現在你沒有被監視的感覺了吧！

華麗：是，現在沒有。可是這又證明什麼？

為什麼這幾個月你一定要像隻野獸一樣來證明自己是雄性動物？

潘仁：我不需要證明。All I need is passion！（撲向華麗）

△燈又暗，聽見潘仁與華麗的喘息聲。

△「潘仁」持蠟燭從床後起立。

「潘仁」：This is her neck, this is her breast, this is her sex organ, and this is mine.

華麗：潘仁，我們什麼時候結婚？

潘仁：現在不是很好嗎？那張紙能證明什麼？

華麗：我愛你。

△燈亮。

潘仁：你怎麼哭了？

華麗：我真的不瞭解你要的是什麼？好像你只是個空殼。

△潘仁又想吻她，華麗拒絕了。

華麗：沒有用的。我還是無法感覺到你真正的存在。

我想，或許我們都該好好冷靜一下。

潘仁：你說什麼？

華麗：這個禮拜我把東西收拾好就搬走。

潘仁：（苦笑）荒謬，剛才我們還在做愛，現在你說要分手。

華麗：不是分手，只是暫時分開一陣子。

蕭仁：你讓我覺得這整件事好像一部三級片。

華麗：而你說話的語調就像一個純粹的觀眾。你知道嗎？我寧願你現在就跟我大吵一架。……說話呀！……罵我，指責我……挽留我呀！

△「蕭仁」反覆將蠟燭吹熄又點亮，吹熄又點亮。

蕭仁：有這個必要嗎？那都是不成熟的舉動。很抱歉，我現在不能確定該對你說什麼。

△蕭仁掩面，霧漸漸湧上，華麗佇立一旁，燈漸暗時，只看見「蕭仁」的燭光。

第五場

△人群熙來攘往，蕭仁跟著大家推來擠去，任隨人潮把他帶到任何一個方向，只要有人輕輕觸碰，就可以改變他行的方向。

△人群中有人吹哨指揮行動。

△所有的人忽然集體向東向西向南向北；或急走，或奔跑，或徐徐而行，蕭仁唯恐落後照做。

△雷聲響起，蕭仁趕緊拿出傘來，可是其他人都沒傘，蕭仁困惑了。於是把傘丟掉。當雨聲進來，所有的人拿出傘來走避，蕭仁想撿傘，卻發現落在地上的不是雨，而是一朵朵白色的雛菊。

蕭仁：喂，這不是雨水，是花，是花！

△沒人理會他。

△小男孩又溜滑板出現，一邊向蕭仁丟花瓣。

△燈漸暗。

第六場

△舞台上兩個區域，一邊是蕭仁和他的雙人床，一邊是華麗和小桌、椅子。兩邊都有電話。燈亮時，兩邊的電話同時響了起來。下面的兩段對話交織進行，由蕭仁先開始。蕭仁區域看出許多空酒瓶。

△電話鈴響，蕭仁醉在床上，任鈴響了許久才接。

蕭仁：喂！華麗？她不住這裏已經一年多了！

△蕭仁掛掉電話，又蒙頭大睡。鈴聲又響。

蕭仁：喂，跟你說她不住這裏——什麼，你就是華麗。是啊，好久沒連絡。哦，我好久沒去BED了。嗯。

要去採訪我國小同學？劉本新，怎麼可能？他失蹤很多年了！你真的找到他了？明天清晨六點，火車站，好，我一定陪你去。

△電話鈴響了一陣子，華麗急急忙忙奪門而入。

華麗：喂，Steven，我剛到家。（壓住驚訝）蕭仁？

好久不見。（又故作輕鬆）最近怎麼沒見你去D.D.？我啊！還不錯。又要策劃一個新節目。……什麼國小同學？可是我明天還要主持一個市場調查……哦！他會通靈？聽起來蠻有趣的。

要去鄉下？嗯，這個D.D.不錯，可以說我們節目增加一點都市找不到的情調。（自語）好。明天六點，我跟你一起去。

△燈暗，落幕。

第二幕

第一場

△燈亮時，蕭仁與華麗分別從舞台兩側，走向舞台中央的一戴簡化車廂。在坐下之前，兩人交換了手中的車票互道謝謝。

△經由舞台裝置使車廂緩緩移動，在舞台上繞圈子。

蕭仁：這真是一趟奇異的旅程。

華麗：是啊！沒想到這麼久沒見面。為了一個陌生人又和你碰頭。

怎麼樣？最近好嗎？

蕭仁：那要看你定義的「好」是什麼？

華麗：哦，不要再考我。

蕭仁：起碼不會有人抱怨我做愛時不專心。

華麗：你明知道我不是為了這個離開你。（壓抑情緒地）不過很高興知道你的性生活如意。

蕭仁：我沒有……算了，其實這些都不重要。

華麗：那什麼才是重要的呢？

蕭仁：我不知道。

華麗：朋友告訴我，最近你好像不是很快樂。

蕭仁：是嗎？也無所謂快樂或不快樂，就是這樣啦！

△停頓了半響，華麗望著窗外。

華麗：我們已經完全離開擁擠的市區了。

（像是廣播員那麼的抒情）

好快，一年了。我曾經愛過你，如果你願意相信的話。可是從我搬出去之後，你不曾主動和我連絡，甚至從沒有向我們的朋友問起我。

分手了這麼久，我一直有句話想問你？你對我究竟有沒有過真心？

蕭仁：或許有，或許沒有，我也不能確定。

華麗：哈，想不到我等了這麼久，得到的是這個答案。

蕭仁：這個答案對你而言那麼重要嗎？那很抱歉，我說的是實話。

華麗：那對你而言，到底什麼是重要的呢？

蕭仁：我說過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

那你呢？我問你，你真的愛我嗎？

華麗：現在再談這些真的已經沒有必要了。

蕭仁：我是說，你確定你真的愛我？你確定那是愛？還是依賴？還是習慣？愛的是我，還是我的才華？或是純粹需要那種愛上別人的感覺？

華麗：不管怎樣都已經過去了。

蕭仁：可是對我而言卻只是開始。

我開始想要確定一切事情，但是又不能夠。

華麗：我勸你不要想那麼多，自尋煩惱。聽說你最近的作品越來越缺乏創意，在廣告界沒有創意會被淘汰的。

蕭仁：可是我已經無法相信我自已創造出來的東西。那些影像再怎麼美麗都是假的。

△舞台後方出現各種可的無聲影像，色彩豐富流麗。

華麗：影像當然是假的，但你帶給消費者的印象卻是真的，這就是廣告人的工作呀！

蕭仁：那麼，我懷疑這份工作的意義。懷疑那些影像，那些字句，那些概念。

華麗：你多久沒有跟朋友相處？我覺得你需要跟他們談一談。

蕭仁：不需要。我想我需要肯定的事沒有人能給我答案。更何況去找朋友，只會增加我的疑惑——懷疑我的人際關係。

△舞台上出現三兩成群的朋友A、H，如同雞尾酒會的場面。蕭仁敘述的語調始終很平靜。

蕭仁：你知道的，Gigi以前為了一件case和阿B在一起過，可是後來分開了。阿B和Honey根本還沒離婚，但兩個跟陌生

人一樣，Eric又和他們倆都有過關係。至於Dick、Gigi為他墮胎，卻介紹Candy給他，現在三個人同居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。

每次去Pub，出門前我必須先複習一遍他們之間的複雜關係，到了那裏，又必須小心的斟酌情況說話。現在我累了。△雞尾酒會在突然閃爍，變調的燈光下變樣，每個人都盡情恣意放浪，互相接吻擁抱，扭滾在地上。直到燈光恢復正常，每人都如常態。

蕭仁：不管他們私底下做什麼，都不重要了。我只要一個人，別的事情都和我無關。

華麗：這是不可能的，這世界除了你還有許多人存在，你不可能和他們無關。

蕭仁：我告訴你我也很痛苦，你提醒我的事情，我的理智也曾重複提醒過。可是，理解不等於接受，我越來越不能忍受這些人際關係，無謂的交談。

華麗：蕭仁，不要這麼天真，我們都不是小孩子了。

這個社會本來就是這樣，你沒有權利要求別人。你又能從外表看出他們的感情世界了嗎？為什麼不換個角度來看呢？

△雞尾酒會的人群逐漸散去。

蕭仁：繞過事物的另一面，只是使我瞭解，仍然無法讓我接受。

華麗：瞭解什麼？接受什麼？你在說什麼？

蕭仁：這個不純粹的都市。

△霧逐漸湧上。貼著地面向他們包圍。

蕭仁：我彷彿都可以解釋這些事物的因由，從每一種不同的角度去看他們，可是到最後我沒有辦法做選擇。所以我乾脆不要做決定，讓外界來選擇我。

華麗：我不懂你的意思，可是我很擔心。你這樣的態度很難在現代社會生活下去。

蕭仁：是嗎？生活不難。要天天打贏才難。而我也已經厭倦了衝刺、勝利。我不需要那麼多成功的冠冕。

華麗：好，就算你沒有辦法忍受你的朋友，對事業也失去野心，那麼我呢？

蕭仁：我連我已無法弄清楚，何況是你？

出門走到街上，如果兩條路都能同時抵達目標，我無法選擇要走那條路，到公司，常常對著案子發呆，不知道該寫什麼。有時候，我甚至連穿鞋要那一腳先穿都無法決定。

並且，你現在不是和一個叫Steven的在一起嗎？

華麗：你去打聽我？

蕭仁：別生氣，我只是無意中知道，也別高興，因為對這件事我也沒有任何感覺。我已經越來越習慣做一個旁觀者。

華麗：我為你感到可悲。你連自己的感情都毫無所感。

藩仁：也不完全是這樣，……我無法確定言詞能夠敘述。

△霧漸大，兩人沈默。

△「藩仁」滑過舞台，向藩仁做手勢再見。

藩仁：啊——

華麗：你看到什麼？

藩仁：一個老朋友的影像閃過去，我不知道該高興或是悲哀，可是感覺更孤獨了。

華麗：（看看外面）外面什麼都沒有，只有霧。應該快到了吧！「花村」是什麼樣的地方？

藩仁：我也不清楚，沒去過。

華麗：你那個朋友真的會通靈嗎？（拿出包包補粧）

藩仁：人不是你找到的嗎？怎麼問我？我認識他的時候，不知道他會通靈。

華麗：噢，是你打電話叫我來採訪的，說是個不錯的題材呀！

△車停住了，舞台上有個簡單小月台，後方懸著沒指針的一具舊鐘。

華麗：車停了。（兩人下車）

這就是花村嗎？這麼多霧，我什麼都看不見。

藩仁：我沒聽過這個地方。

華麗：我也沒有。不曉得是誰開了一個大玩笑，可是我明明記得是你去買車票的。

藩仁：我也記得是你買的票。

華麗：現在怎麼辦？再坐車回去好了。

藩仁：我不知道。

△小男孩閃過，呼喚著藩仁，又隱去。

小男孩：呂藩仁。

藩仁：是本新，快。

華麗：什麼？我怎麼沒看見？

△藩仁拉華麗朝著小男孩的方向追去。

△燈暗。

第二場

△燈又亮時，舞台被菊花的影像包圍，濃霧瀰漫。

△蕭仁與華麗在濃霧中互相尋找。

蕭仁：本新——本新。

華麗：蕭仁——，蕭仁，我覺得——咳，咳，呼吸有點難過。

蕭仁：咳，怎麼搞的，咳。

△華麗與蕭仁在舞台中摸索著，漸漸呼吸不暢，起初仍勉力維持，最後分別躺在地上。

華麗：蕭仁，蕭仁，你聽得見我嗎？

蕭仁：好像很近，就在我對面，可是我看不到，也摸不到你。

華麗：（咳嗽），我不能呼吸了。

蕭仁：支持一下，等我們走出這片濃霧。（咳嗽）

△蕭仁掙扎著想起來，終於不支。

△本新的聲音傳來。

本新OS：就快到花村了，加油。

先吐掉全部的廢氣，再慢慢深呼吸，你們就會有力氣了。

蕭仁：華麗，聽見沒？

華麗：我只聽風的聲音（虛弱）

蕭仁：別管了，深呼吸，快。

本新OS：吐——，吐——，再吐。

吸——，吸——，再吸。好，吐，廢氣太多了。吐——

△幾次之後，兩人終於有力氣站起來。

本新：跟我來。

△蕭仁華麗跟著本新的溜滑板的身影出。

△燈暗。

第二場

△霧漸稀，蒲仁與華麗奔跑進場，舞臺中上方有一座高起來的圓形花壇，背景上打出各色鮮花的繽紛圖像。

蒲仁：本新，本新。

華麗：蒲仁，停。根本沒有人，我們在追什麼？

蒲仁：一個小男孩，就是我國小同學。

華麗：小男孩？怎麼可能？難道過了廿年，他還是個小孩子？

蒲仁：我也不知道。

華麗：現在怎麼辦？我們迷路了。

△鑼鼓聲進，廟會的各陣頭逐批出現，繞著花壇行進。

華麗：唉呀！有廟會吧，我就知道來鄉下一定會有收穫的。幸虧我早有準備。

△華麗從小提包中拿出小型錄音機。用極激動的語調。

華麗：各位聽衆，我是華麗，我所在的位置是南部一個偏僻的小村莊，名叫「花村」，此刻，廟會的遊行正要開始，現在

經過的是……（華麗按開關）喂，蒲仁，現在是什麼遊行？好像跟我看過的都不一樣？

△蒲仁搖搖頭。

華麗：算了，回去再補，我先把它錄下來再說。

△廟會的遊行一個陣頭一個陣頭的過去。音樂以悠揚沉遠的大鑼及高亢的噴吶為主音，節奏綿長。陣頭的行進速度

亦不是迅捷的，而是隱含律動的。三、四個陣頭扮演著不知名的人物，三兩成組，以樹枝，花束等為戲。花村的

各村民拈香穿插在各表演之間。

△華麗拉住其中一個村民問。

華麗：這位先生，請問一下，你們這裏今天是不是有什麼節慶，為什麼這麼熱鬧？

村民A：小姐，你們是外地人吧！今天是花村拜天神的日子，按照慣例，上師要為大家種植一株樹苗，來代表今年的好

運欣欣向榮，還有，今天上師還要為所有人祈福消災呢！

華麗：上師？就是會通靈的那個人是不是？

村民A：對。

華麗：蒲仁，這應該就是你同學了。（對村民A）他既然會通靈，那麼應該很厲害了？

村民A：嗯……

華麗：等一下（把錄音機遞過去）各位聽衆，我們現在為您訪問到一位花村村民，據他表示，村子裏有個通靈人，現在我們請他來描述一下。

村民A：這是……要訪問我？

華麗：對呀！到時候會向全國聽衆廣播喲！快講吧！

村民A：我才沒那麼傻，對你講就好了，為什麼要跟我看不見的人講話？

華麗：唉呀！隨便啦，快講嘛！那個上師有什麼法力？

村民A：他……反正，反正他真的很厲害，很好就是了。

△其他村民插嘴。

村民B：小姐，你別急，他就在後面，待會就看到了。

村民C：是啊，反正從外地來的人一定都會去找他。

村民B：還有少數的人會留下來。

華麗：什麼？那有沒有其他媒體來採訪過他？

村民C：有沒有根本沒差別，因為他們回去的人……

村民A：噓，別講了，上師快來了。

華麗：（自語）沒聽說有人報導過，我應該是獨家，太好了，這個題材回去絕對要好好做一下。

村民A：噓！

△遊行的隊伍及村民在舞台上繞了兩圈之後，迎出來四個村民抬著的竹轎。轎上坐著靈童劉本新。

△靈童一身素白，閉眼端坐。

潘仁：你看見了嗎？華麗？

華麗：天啊！一個小孩子！

潘仁：真的是他？

華麗：真的是他嗎？你確定？你確定？

潘仁：不知道，等一下儀式結束我們再求證。

華麗：天啊，原來他是不會長大的侏儒，太棒了，全國的群衆都會喜歡這個story！（壓低嗓門）

△華麗舉起錄音機。想錄下全部過程。

△舞台上一片寂靜，竹轎將本新送到花壇前。轎夫退到一旁。村民中有人將樹苗送上。本新先對空一拜，將樹苗種

在花壇中央，之後合掌向空一拜，伏地再拜，又向四方伏地而拜。村民全體都在原位與他一起動作。

華麗：各位聽衆，在無聲的動作中，靈童種下了一棵樹，率領著花村村民祈拜天地，典禮肅穆莊重。

△靈童接著開始吟唱沒有文字的歌。

靈童：啊——依依！嗯——啊——

△村民亦自由唱和，但曲調自然和諧，僅大鑼及噴吶時而長聲應和。

△吟唱結束之後，靈童跪坐下來，所有人也如此，大家同一動作跟著靈童的節奏深呼吸，閉起雙眼。

△隨著深深的一呼一吸，靈童的表情漸漸變得憂愁。將頭輕輕搖著想擺脫什麼。開始顰眉。

△靈童站起來，做了幾個手勢之後，雙手往前一推。

靈童：哈——。哈——。

村民齊說：謝謝上師。

△蒲仁輕輕拭去眼淚，被華麗發現。

華麗：你怎麼了？

蒲仁：沒什麼。很久沒有聽過這麼純淨的歌了，感覺很耳熟，很親切。

△本新似乎頭痛欲裂，被村民扶下花壇，上轎。

△村民開始魚貫將香插在花壇四周。

華麗：現在靈童已經施法傳送到每個人身上，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他的法力而熱淚滿面。

蒲仁：有嗎？

華麗：你別管。

此刻靈童又坐上特製的竹轎，由八名轎夫抬著……

蒲仁：明明只有4個。

華麗：反正聽眾又看不見。說多一點才襯托出他的威風，那種power的感覺呀！

△本新虛弱坐在轎上。遊行的隊伍啟程，村民合掌亦步亦趨。竹轎經過蒲仁身邊。

蒲仁：本新。

△本新睜開眼睛，看見蒲仁，拍拍轎示意暫停，對著蒲仁擦擦鼻子又走了。

△村民一行都走了，留下蒲仁華麗。

華麗：怎麼樣？認出來了嗎？

蒲仁：沒錯，就是他。跟小時候一模一樣。

華麗：太好了，既然你跟他熟，那這件事一定我的獨家了。可是，你以前好像說過，他瘋了，失蹤了，現在怎麼出現在

這裏？

蒲仁：我不知道。小時候我們兩個很好，常常一起翹課，每次只要他擦擦鼻子，像這樣，等老師一轉身我們就溜出教室，

去打水漂兒，爬樹，到處玩，現在想想，好久沒有這麼快樂了。

華麗：那他是怎麼瘋的？

潘仁：起先他開始自言自語，對著空氣說話，後來開始問我一些聽不懂的問題，有一天，他跑去我家，在我房間窗口擦鼻子，揮揮手，我跑出去時他已經不見了，後來就沒有人再看到他。

△華麗拿起手上的錄音機。

華麗：各位聽衆，以上就是靈童的兒時好友呂潘仁的描述。○P。接下來，就該去找靈童，讓聽衆聽一聽他的聲音了。走吧！（華麗收拾一下，準備跟隨本新）

潘仁：華麗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做這個採訪？不管是誰通知我們來的，我極不願意我和本新碰面混雜了你的工作目的，變得純粹。

華麗：有這麼嚴重嗎？

潘仁：有。

華麗：好啦好啦再說啦，快走了，不然追不到他們了。

△華麗與潘仁出。

第四場

△靈童的住處四周掛著五色旗幡及布條。有兩組簡單的木桌椅，一組是靈童和問問題的人，一組是等候的人。潘仁與其他入等候。華麗拿著錄音機，一邊打呵欠。

△燈亮時，一個婦人正哭泣著。靈童旁有一助手。

婦人：我能做的都做了。也去找那個女的談過，可是那個女的一點都不知道廉恥，說是我老公自己要跑到她那裏去。我真的自己想了很久，想來想去的，我有什麼錯？我就是想不出來，不知道他為什麼一定要去找她？上師你幫我看，這到底怎麼回事好不好？

靈童：（睜開眼睛）這是因果，兩年之後他會回到你身邊。你不用著急。

婦人：（仍哭泣）不能再早一點？我受不了了，每天心上好像有個東西硬在那裏，我想就算他要跟我分，我也認了，總比這樣拖著好，不曉得那個女的那點比我好，我實在不甘心……

△靈童做手勢，助手將婦人扶起來。

靈童：你怨氣太多，都積在胸口。

△靈童命婦人跪在他面前，拍打她的背。婦人哭得更大聲。

靈童：好了，到後面靜坐。

△助手和婦人入內。

△等候的人當中起了騷動。某商人和二個老者起了爭執。

老者：年輕人一點不懂禮貌，應該讓我先。

商人：明明我先排隊，為什麼要讓你？

老者：你要來，時間還多得很，我呢？我時候不多了！

商人：管你那麼多？我的事比較重要！

△助手出來。

助手：請老先生來。

老者：啊——不用不用，他先來，我再等一下沒關係。

助手：老先生？

老者：真的沒關係。他先，他先。

商人：哼！奇怪。

△商人坐下，急切地問。

商人：上師，我有件事想請教你，我有個機會可以買批貨進來，可是時機抓不準，不曉得該不該買？

靈童：誰教你來問這個？

助手：上師不喜歡人家問這些問題。

商人：可是，這筆貨對我來講很重要……

助手：你請回吧！

靈童：等一下。（閉起眼睛）唉！可悲。你賺再多錢也買不到你想要的東西。

商人：上師，可不可以講清楚一點？

靈童：我看到一個人抱著一個死去的嬰孩在哭泣。

△商人也哭了，他低泣。

商人：如果有錢，一定可以把她醫好的。一定可以的。

靈童：別哭了。

商人：她不應該死的，不應該死的……

△助手將商人扶進去了。老者走到靈童前面坐下，華麗不耐煩。

華麗：等了這麼久，還沒到我們？真是的。我好睏。你過去告訴說是他國小同學不就好了，何必等。

蒲仁：我們還沒相認，不能冒昧。再說我也想先看看他在做什麼。

△老者猶疑著發問。

老者：上師，我覺得身體不舒服。你可不可以幫我看看。

△靈童閉上眼睛。之後伸出手掌像探照燈似的照遍老者。

靈童：很好，沒什麼毛病。

老者：（突激動）怎麼會沒有毛病？我每天早上起床都起不來，一整天吃也吃不下，喝也喝不了，晚上睡不到3個小時就醒過來，對著黑夜發呆，可嚴重了。

靈童：是嗎？我再看看。（靈童閉眼又看）唉！（睜眼）你沒有病，你只是害怕死亡的來到。

老者：我！我有什麼好怕的。我活到這麼老，已經夠本了。我一點都不怕死。

靈童：可是我看見你遠離一扇黑色的門，不敢把它打開。在那裏發抖。老先生，不要逃避了，就算你不去打開，那扇門自己也會走過來，向你打開，請你進去。

老者：你在說什麼？你怎麼知道我做的夢？

靈童：不要害怕門後面的東西，如果你坦然迎接它，那扇門後面只是另一個新奇的世界。

老者：是嗎？真的是這樣嗎？唉呀！我的風溼痛又來了。

靈童：別騙自己了。你沒有病，請回去吧！

老者：唉喲，我的胃也開始痛了，上師，你一定要幫我。

助手：老先生，回去吧！

△靈童向助手低聲吩咐了幾句。

助手：老先生，上師說，以後三餐正常，不吃油膩，你的病統統會好。

老者：真的？我就知道，上師一定會幫我的。謝謝上師，謝謝上師。

助手：今天上師累了，除了那兩個外地人，其他人如果沒有要緊的事請明天再來。

△於是眾村民出列，紛紛向靈童合十問訊後離開。

靈童：你也去休息吧！（向助手）

△助手向靈童合十後出。

△蒲仁與華麗趨前，華麗有點急切。

華麗：上師，這是呂蒲仁，我是……

靈童：我知道，你是蒲仁的好朋友華麗小姐，歡迎你來。蒲仁，我盼望了好久，你總算來了！

蒲仁：哦！你一直在等我？

靈童：通常我盼望的事都會讓我等到。

藩仁：本新，你為什麼……

靈童：先別說那些，你可不可以先告訴我家鄉的事情？

藩仁：啊——老家呀！我也好久沒回去了。

靈童：學校還在嗎？

藩仁：在啊！可是改建了很多，我國三時還換了校長。

靈童：那個老校長呢？

藩仁：心臟病，死了。

靈童：那他那隻狗？

藩仁：也得心臟病死了。

靈童：哈哈我就知道，你記得嗎？每天下午他牽著那隻小胖狗散步，就像一隻大油桶滾著一隻小油桶。哈……

藩仁：是啊！哈哈。

靈童：我以前給你那些彈珠呢？（帶著神秘的笑）

藩仁：哦——全部被爸爸沒收，丟到河裏去了。

靈童：你看這是什麼？

△靈童從椅後拿出一個鐵餅干盒，裏面滿是彈珠。

藩仁：哈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麼會跑到你這裏來？

靈童：我來這裏撿到的。（調皮地）

華麗：太神奇了，想不到上師的法力這麼大。

靈童：不要叫我上師，叫我本新就可以。

藩仁：嗯，本新上師，可不可以跟我們描述一下你「得道」的經過。

靈童：我得道了嗎？

藩仁：本新，你失蹤了之後，你媽媽哭了很久，你知道嗎？

靈童：我知道，她來過這裏，看見我沒事，又回去了。

藩仁：咦，奇怪，那後來你媽媽怎麼沒講。

靈童：或許她知道我在這裏過得不錯，很放心，不需要說。藩仁，我知道你對我還有很多疑問。其實，你應該可以體會

幾分我的感受，因為你的情形和我剛開始的時候一樣。

藩仁：什麼？你是說？

靈童：你看見的，聽見的都是你自己的聲音，你自己內心的影像。

你的疑惑，和一切的不確定也是正常的，因為智慧是從疑惑開始的。

蕭仁：說實在的，我從進來到現在，還不大能接受你所說的話，因為和你的外表，實在太不相符。

靈童：不要被我的外表騙了，重要的是我說的內容。

蕭仁：你說得對。那我該怎麼辦呢？我的疑惑越來越多，越來越深，幾乎要把我淹沒，除了我自己的呼吸，我不能肯定

任何事情，總想嚐試重新定義一切事物，甚至我的人際關係。

每天早上我看著鏡子裏的自己，我就重覆一遍告訴自己，這是虛假的自我，我討厭鏡子裏那個傢伙，好苦，真的。

△靈童把眼睛閉上。

靈童：我看見你身上穿了很多件別人的衣服，脫也脫不掉，脫了一件還有一件，始終脫不完。

華麗：這是什麼意思？上師可不可以解釋一下。

靈童：要先把所有的外衣脫掉，你才有可能找到自己。

蕭仁：要怎麼樣才能完全脫掉外衣呢？

靈童：（笑）不要問我不能回答的問題。每個人都有他尋找答案的方法。通常人們來我這裡，我看見的異象只說明他們

心中問題的癥結，但我無法提供答案。

蕭仁：可是你剛才對他們說的話……

靈童：你應該發現，我只是儘量引導他們去面對自己的問題而已。

華麗：本新上師，每個人都會有某種心結嗎？像我，我覺得自己一直都很好，沒有什麼問題呀！

靈童：有許多人從來沒有認真面對自己，所以沒有問題。（閉起眼睛）我看到你在努力的衝刺，可是這是沒有觀眾，沒有

終點線，也沒有對手的賽跑。

華麗：什麼？

靈童：我還看到你很累，卻停不下來。

華麗：這倒是真的，有什麼辦法，現代人都是這樣。

靈童：不見得。或許你可以考慮在花村充分休息。

華麗：嗯，對，我應該給自己放個假。享受這裏的風光。

蕭仁：那你還不把錄音機關掉。

華麗：這……，可是……

靈童：可是，還沒有錄到我說方言，唸咒語的過程對不對？我想你恐怕要失望了，因為那些我都不會。

華麗：啊？佩服佩服，我想什麼本新上師都知道。本新上師，冒昧請教一下，剛才您是怎麼看出那個婦人婚姻的因果要

兩年才能解脫？

靈童：你相信我說的：她的婚姻是因果的說法嗎？

華麗：我……我不知道，那是她的事，我不清楚。

靈童：是啊！所以重要的不是我怎麼知道的，只要她相信就好了，否則她會一直痛苦下去。至於我的能力，我可以坦白告訴你，我只能看到現在和過去。無法預測未來。其實，我們每個人都有這份能力，只是我的感應力比較強而已。

蕭仁：每個人都有？

靈童：不要被懷疑打敗，肯定你自己。嗯，你已經脫掉第一件外衣了。

蕭仁：可是我……

靈童：放輕鬆，你要的答案會自己浮現出來。

蕭仁：我想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了。

靈童：對不起，今天太累了。我需要靜坐。蕭仁，請你們到後面休息。

蕭仁：可是我還有好多話想跟你聊。

靈童：我知道。我也是。但是現在不行，我頭很痛。

蕭仁：你還好吧？

△靈童勉強笑了一下，沒答話，逕自閉目。

華麗：這樣吧！蕭仁，我們出去逛一逛，參觀花村，讓本新上師休息。

蕭仁：你一個人去，我不想去。

△靈童睜開眼睛。

靈童：蕭仁，你快跟華麗小姐走吧！她有話跟你說。

蕭仁：是，好吧！

△蕭仁與華麗出，靈童不斷深呼吸，想排除頭痛，但仍頭疼欲裂，燈光閃動中，靈童大叫一聲跳下椅子，跌在地上。

△燈暗。

第五場

△蕭仁與華麗在花村漫步。舞台上除了祈神的花壇之外，四周的影像都是變換的鮮花，鳥語聲可聞。花村村民服裝平常，來往如路人交織，但行動中舉手投足都有如舞蹈，顯得自在，各人有各人的節奏拍子，整體中又有一種和諧。
蕭仁：這裏的空氣讓我感覺好舒服。

華麗：嗯，和都市裏污濁的空氣差太多了。讓人不禁想多吸兩口。（作深呼吸狀）

△兩人行走間，和村民含笑打招呼，到花壇附近坐下。

△蒲仁不經意的想哼歌。

蒲仁：啊——依——

華麗：你在唱什麼歌？

蒲仁：啊——。隨便哼，感覺很舒服。

華麗：聽起來有點像他們祭天神時唱的。

蒲仁：是嗎？

華麗：奇怪，本新上師是怎麼來到花村的？

蒲仁：或許和我們一樣，都是被一種莫名的力量所引導而來。重要的不是怎麼來的，而是在這裏得到什麼？

華麗：呵，你講話的口氣倒跟你同學蠻像的。

△兩人說話間，村民的活動漸稀，到僅留蒲仁華麗。

蒲仁：剛才本新和我談過之後，我開始覺得心裏面有什麼東西在漸漸甦醒、萌芽。我不能很確定描述那種感覺，只覺得所有的感覺都打開了，天空是那麼清透明朗，花開放得那麼鮮明，一切都清清楚楚的在呼吸著，流動著，就像濃霧散去，所有的東西都露出他們原來的樣子，這些都是城市裏沒有的感覺。

△蒲仁又繼續哼唱起來，華麗環顧四周。

華麗：這個地方真美。如果規劃成觀光區應該不錯。花村，名字也美，又有一個通靈的靈童，就更富神秘感和傳奇性了。

回去我一定要好好報導一下。

△喂，蒲仁，我們可不可能把本新上師帶回去？

蒲仁：做什麼？

華麗：憑我在傳播界的關係捧他呀！整個大都會都會因為他而瘋狂的。想想看，他能隨意猜中別人心事吧，那有什麼事不能做的。

或許我可以做他經紀人，做一些「企管顧問」的工作。……他的話那麼有哲理，出書也可以啊！

蒲仁：你再說下去，我就會看不起你了。

華麗：怎麼了？

蒲仁：難道我們就不能暫時丟開把一切商業化的想法嗎？

華麗：抱歉，這是我的職業慣性。

蒲仁：我相信除了你要捧紅本新的話題，應該還有別的事要說吧！

華麗：你也開始會猜別人的心事了。

潘仁：如果你想問我，關於我們的事，我想你得不到答案的。除非，我們都已經瞭解彼此相愛的基礎在那裏？

華麗：可是我們曾經在一起那麼久！

潘仁：有的時候，相愛不只是習慣而已。

華麗：你是說我們的關係已經結束了？

潘仁：別急，我還沒有真正確定什麼。只是，過去我的生命好像一直被一團巨大的迷霧籠罩，我只能在迷霧中摸索行走，現在，好不容易霧漸漸散了，我希望彼此都能好好想想，再繼續走下去。

華麗：我懂你的意思了。對了，其實Steven……

潘仁：你們才剛開始，對不對？那不重要。不過我真的希望你不要再把都市的慣性思考帶進來。

華麗：好——。教我唱那首歌好不好？

潘仁：當然好。啊——

華麗：啊——

△靈童跌跌撞撞入

靈童：潘仁，幫我。不要。不要。

△潘仁華麗進前扶住靈童。

潘仁：本新，怎麼了？

靈童：有人在追我。不能讓他追上。

潘仁：誰？誰追你？

靈童：是：我自己。

華麗：什麼？什麼你自己。

靈童：啊——。

△靈童一步步後退，好像在和場外看不見的人拔河。

靈童：那是另一個我，如果讓他追上我，我就不能平靜，再也不能幫助花村的人找到他們自己。

潘仁：為什麼？

靈童：就跟你的懷疑使你快樂是一樣的？（吃力地）啊——。

△靈童開始抓著自己衣領，左手和右手抗爭，跌跌撞撞衝入花壇後。再出來時，原先素白的衣裳變成黑色。

靈童：幫忙我，潘仁，幫助我離開這裏吧！這就是我帶你來的原因，我再也受不了。我不想擁有這份能力。我不想看到任何異象。我想做個正常平凡的小孩，可以長大，可以和人群生活在一起。

走吧！蒲仁。（拉住蒲仁）

蒲仁：可是你不是想幫助別人找到自己嗎？

靈童：太可笑了，我自己都不能忍受自己，怎麼幫助別人？那都是謊話。

我告訴你一個天大的秘密，我看見的景象都是我的幻想。騙人的，每天早上我醒來，我就擔心自己閉上眼睛還會不會再看到異象，我害怕這份能力會失去，有的時候我真的看不到，我很用心很用心地看，還是看不到，我就騙

他們，說那是因果。教他們忍受，你懂了嗎？哈哈，這就是真相。

華麗：蒲仁，他說的會不會是真的？

靈童：滾吧！不要欺騙自己了，你只是一個不會長大的侏儒。侏儒。

△靈童又自我掙扎著，摔倒在地上，蒲仁過去扶起來之後，靈童把他推開又繞花壇而走。

△這次靈童又穿著白衣出來，氣喘吁吁。

靈童：你們都看到了，那是我自我意識的鬥爭。

蒲仁：你是……本新嗎？

靈童：一直都是。

蒲仁：怎麼會這樣呢？為什麼你會突然變得憤怒不平，失去理智。

靈童：因為你來了。

蒲仁：我？

靈童：你喚醒了我沈睡的記憶，使我想回到過去。可是這是不可能的，花村需要我，我不能離開。

蒲仁：都怪我，怎麼會這樣呢？

靈童：不是你的錯，他常來打擾我的，就像你的疑惑帶給你煩惱一樣，只是這次他來得比較凶。

華麗：怎麼辦？難道沒有辦法使本新上師平靜下來？

靈童：祈禱……（又衝突著兩手交戰）……唱歌。

△靈童又往花壇衝。

華麗：唱歌？唱什麼歌？

蒲仁：我知道了！來，華麗。啊——依依——

△兩人開始唱起祭神時的無言歌。

△靈童又著黑而出。

靈童：好了，已經好了。

△蒲仁與華麗停止。

靈童：華麗，我們走吧！你不是想帶我離開嗎？做我的經紀人，我知道一切包裝的技倆，整個城市的人都會為我而瘋狂。

蕭仁：那不是本新！

靈童：誰說的？難道我就不能有任何一點自私的時候？不能有脆弱的時候？蕭仁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為什麼不能為我想一想？

蕭仁：華麗，不要管他，繼續唱。

△蕭仁華麗又唱了起來，黑靈童開始頭痛，又入。

△靈童又素白而出。

靈童：謝謝你，蕭仁。啊——（頭痛狀）不行，快叫他們都出來，要大家一起唱。

△蕭仁與華麗急到四處叫喚。

蕭仁：快出來。

華麗：上師病了，快點。出來呀！

△村民逐漸圍聚中。靈童掙扎狀跪倒在地，痛哭著。

靈童：我不要，我不要——我不想看到。

我不想幫別人解決什麼問題。我不要這種感應力。華麗、蕭仁不聽我的沒關係，你會幫我對不對？

很簡單，只要穿過前面那片霧茫茫的樹林，我們就可以回去了，真的！

△村民等已唱和了起來，華麗猶豫著終於加入蕭仁和村民的行列。眾人合掌唱著。

△靈童哭著叫著跑上花壇。語調多變。

靈童：留下來，不，我只是一個平凡的小孩，其他人需要你去安慰，那誰來安慰我？

△村民的唱和聲音越來越大。霧突然湧進。

靈童：為什麼？為什麼我必須承受這些？

△靈童閉起眼睛似乎想撥開什麼東西。語調數變。

靈童：不行，眼睛不能閉，不要看。

我要看清楚我的未來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我還要忍多久？不行，不要——啊——

△靈童從花壇上摔落。燈暗。天空飄下了各色花瓣雨，閃著亮光，燈光又突亮。

△蕭仁華麗助手皆過攙扶。村民皆驚惶。靈童閉著眼睛，眼眶中有血流出。

第六場

△場景同前，四周鮮花映像不絕，鳥語流水聲可聞，霧已散去。蒲仁扶著失明的靈童，助手侍立一旁，為華麗送行時，仍有三五村民跟著舞蹈的步子穿梭於後如路人。

華麗：本新上師，你真的已經恢復了？他不會再來了？

靈童：當然會，可是我一次比一次強壯，不會懼怕。

華麗：但願如此。蒲仁，你呢？要停留到幾時才走？

蒲仁：直到我把所有的外衣都脫掉。找到我自己。

華麗：唉，真是一趟奇異的旅程，回去之後我要是在廣播上報導這件事，一定有很多人覺得有趣。

△眾人皆笑而不答。華麗突然發現花壇中央的樹皆已經長成小樹。華麗驚奇地跑過去。

華麗：天啊！長得這麼快，才幾天功夫就這麼高了。

△靈童等人也過去。

靈童：靈童這裏是花村，花木都長得特別茂盛。來，（他摘下一片樹葉）起霧的時候把樹葉念在嘴裏，就不會呼吸困難了。

華麗：嗯。（接過樹葉。）

靈童：順著這條路一直走，穿過有霧的樹林，你就可以看見一個小車站，火車已經在等你了。

華麗：再見了，各位。大師，蒲仁，我會再找時間來看你們的。

△華麗出，燈暗。幕落。

第三幕

△舞台一角有華麗的桌椅區，桌上有電話。

△燈亮時，華麗與同事，朋友A、H進，依音樂，規律地做著打字，繪圖，呈公文等等象徵都會上班族動作。

△聲音中加入電視廣告、收音機播報的多重混合。

△音樂聲進入激昂的節奏，所有人開始在舞台上順時鐘追逐起來，所有在前面的人都可以成為其他人追逐的對象，到後來誰在前，誰在後，誰追誰已經都不知道了。

△有些人追得很累，可是稍做休息之後還是往前追趕。

△華麗的桌椅區電話鈴聲響。華麗脫離追逐去接電話。

華麗：喂——，誰？哦！Steven，等一下，（大聲）停——

△所有場中追逐的人群靜止，當燈光只聚集在華麗區他們緩緩離開舞台。

華麗：對不起。剛下班，腦筋裏都還是公司裏的事情一直轉個不停。我頭都要炸了！

失望？也沒有，只是沒有特別期待你來電話。

沒有，我也很久沒有藩仁的消息了。

不要跟我講這些，我現在很煩，很累，沒有力氣再談感情的事。……我知道你對我很好，……不，我不是忘不了他，或許吧！我也不清楚，可是……：那不重要了，我真的只想靜一靜。我覺得好累好累，好像一個人在跟自己賽跑，就是拼命地衝刺，可是到最後是輸是贏都不曉得，改天再聊好嗎？我要掛電話了。

△華麗把電話掛了。坐在椅上小憩。

△電話鈴聲又響。

華麗：喂——，誰，說話呀！

△電話裏傳出無言的歌聲，迴響在舞台上。

華麗：你是誰？再不說話我要掛掉了！奇怪！

△華麗把電話掛了。低頭休息。柔和音樂漸升起。

△四周逐漸出現鮮花映像，花壇隱隱約約在霧中出現。

△藩仁出，唱著一首歌。

藩仁：你累了，你倦了，

來花村，靜一靜，

△華麗懷疑地醒來。茫然地尋找。想一想，看清楚，你是誰？該怎樣才最好！

△藩仁在前面做為嚮導，牽著華麗的手，彷彿引導盲人一樣，逐漸走向花壇。

△衆村民合唱著，緩緩出。

衆合：如果你累了，你倦了，

來花村，靜一靜，靜一靜，想一想，看清楚，你是誰，誰是你，誰怎樣才最好！

△燈漸暗，歌聲繼續。

△幕落。